

Diamond, J.M. 2000. 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 *Nature* 403:709–710. [<https://doi.org/10.1038/35001685>]

賈德·戴蒙. 2000. 台灣給世界的禮物. *自然雜誌* 403:709 – 710.

語言既定義了人類、也讓人類為之著迷。其中尤其引人入勝的是包括了約 1,200 種語言的南島語系 (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這可能是當代世上約 6,000 種語言中最大的語系 (1)。在西元 1492 年後歐洲殖民擴張將印歐語系 (Indo-European languages) 廣為傳播前，南島語系是世界上分佈最廣的語系，說南島語的南島語族其範圍西起馬達加斯加，東至復活節島，橫跨 26,000 公里。然而，由於在西元 670 年前，南島語系的擴張幾乎已經完成時，並沒有任何南島語以文字形式被保存下來，因此南島語系的歷史極難重建。白樂思 (Robert Blust) 對南島語系的重新分析加強了對南島語系擴張第一個中繼站的確認 (2)，也對考古發現和造船史極具啟發性，並可能有助於重新解釋其他語系的歷史。

白樂思的分析總結出一個出人意料的分布模式。這 1,200 種南島語分為 10 個亞群，其中 9 個亞群 (只有 26 種語言) 僅由台灣島上的原住民使用。第十個亞群包括台灣以外的所有南島語言，從馬達加斯加到東玻里尼西亞，共 1,174 種語言。這就好比印歐語系由 1,174 種密切相關的斯拉夫語組成，使用範圍從英國到斯里蘭卡，而印歐語系的其他九個語族——日爾曼語、凱爾特語、赫梯語、義大利語和其他語族等——只侷限分布在愛爾蘭。前人的研究已經曾確認台灣有若干獨特的南島語，但過去沒有意識到其數量如此之多。

語系是如何分化的呢？隨著時間的推移，語言會發生變化，起初可以相互理解的方言會逐漸變得越來越不同。由此推論，現存南島語系的早期分化一定是發生在久遠之前的台灣。最終，只有一個群體由台灣移居到其他島嶼，而他們的後代又移民到其他島嶼，成為台灣以外所有現存南島語族的祖先。

這支持南島語系擴張的語言學證據也與考古學證據相符。對陶器、工具和骨骸的研究顯示，太平洋地區除了新幾內亞以外的所有農耕活動都源於約公元前 4,300 年左右南中國農民向台灣的拓殖，然後擴展至菲律賓、印尼、玻里尼西亞、馬來半島和馬達加斯加 (1, 3)。當然，陶器不會說話，猜測陶器製作者所使用的語言也是不可能的，但在太平洋地區，辨識陶器製作者卻相對容易，因為在西元前 1200 年左右製作所謂拉皮塔 (Lapita) 陶器的人到來之前，所有玻里尼西亞島嶼都是無人居住的，也沒有考古證據表明在他們之後有其他民族到來 (4)。由於玻里尼西亞的所有傳統語言都屬於南島語系，因此第一批陶器製作者必定是說南島語的南島語族。

對我們這些喜歡船隻的船艇迷來說，南島語的細節與上述主要模式尤其是具有啟發性。相較於台灣島內南島語之間的巨大差異，台灣島以外南島語言間的差異小得多，這種對比顯示，南島語族在拓殖台灣後和南島語族向外擴張間存在著「長停滯」(long pause)。不僅於此，在台灣島外的南島語中，還存在另一個類似的對比，即非玻里尼西亞語言 (non-Polynesian languages) 和由關係十分緊密的玻里尼西亞語組成的「玻里尼西亞群」之間的對比。這第二個對比顯示在玻里尼西亞建立橋頭堡的第一次殖民和隨後在整個玻里尼西亞擴張之間存在另一段「長停滯」。

這兩種由語言學角度推論出的「長停滯」都有考古證據的佐證。由此看來，在農民拓殖台灣和隨後拓殖菲律賓之間有 1000 年的間隔 (約西元前 4300 至西元前 3300 年前)，在拉皮塔人拓殖西玻里尼西亞和拓殖東玻里尼西亞之間又有 1000 年的間隔 (約西元前 1200 年至西元前 200 年) (1-4)。

白樂思認為，這兩個長停滯可能和兩次造船技術革新所需的時間有關。跨越台灣與菲律賓之間 375 公里的海域需要比跨越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僅有 140 公里的海峽更先進的船隻。將菲律賓和印尼納入可及範圍的造船革命可能是帶有舷外浮桿 (outrigger) 的獨木舟。白樂思在台灣以外的南島語中找到了許多關於舷外浮桿獨木舟各部位的詞彙，但在台灣的南島語中卻找不到這些詞彙。在過去的歷史中，舷外浮桿獨木舟在南島語族中非常普及，唯獨台灣南島語族僅使用竹製帆筏。同樣地，玻里尼西亞雙體平臺獨木舟 (Polynesian double-hulled platform sailing canoe) 的發明可能是對掌握東玻里尼西亞群島間的開放海域至關重要的第二次造船革命，18 世紀歐洲航海家們對玻里尼西亞雙體平臺獨木舟的評價極高，甚至認為她們優於歐洲遠洋航海船艦。

白樂思的研究也有助於我們理解歷史語言學的另一個議題。澳洲的約 260 種原住民語言多半被認為是屬於同一語系 (5)。基於兩個原因，這個數字令人相當驚訝。首先，澳洲有人類居住的歷史至少有 5 萬年，這時間足夠讓語言不斷地分化，而且澳洲原住民的歷史並沒有類似中國農民擴張那樣有

能夠取代其他語系的遷徙。其次，澳洲的語言在音調上相似，但詞彙上卻多樣，這讓語言學家認為它們之間存在關聯，但試圖說明它們詞彙差異的解釋卻相當牽強。

白樂思對台灣南島語的研究顯示，澳洲原住民詞彙多樣性應得到認真對待，以解釋其發音的趨同性。台灣南島語的多樣性以前曾被忽視，原因有幾個，其中包括它們相似語音 (similar sound inventories)，例如缺少所謂的硬腭音 (如英語的 'z'、'j'、'ch' 和 'sh')。但是，白樂思指出了其他一些情況，在這些情況中，類似的發音系統遍佈地理上相鄰的語系，而這些語系在其他方面的獨特性是毋庸置疑的。例如，南非的祖魯語 (Zulu) 和科伊桑語 (Khoisan) 都有搭嘴音 (click consonants)；印度次大陸四個原本截然不同的語系都有捲舌音 (retroflex consonants)；北美西北太平洋地區的語言都沒有鼻音 (nasal consonants)。

例如，在澳洲原住民居住的一區域中，因為每種語言都受限於一個小的部落，所有的孩子都在多語環境中長大，為了能夠理解並與鄰近部落的成員通婚，這樣的發音共享是可預期的 (6)。舉例來說，幾個月前，我在新幾內亞和一群新幾內亞高地人坐了一個營火周圍時，每個人都自願分享他能說多少語言。結果發現，每位新幾內亞人都能說五到十種語言。今天，像我這樣的大多數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在講法語時會帶著可怕的口音，而大多數以法語為母語的人在嘗試講英語時也是如此。然而，假設一個說英語的小部落和一個說法語小部落與其他 258 個說不同語言的小部落一起被限縮在一個面積相當於澳大利亞的地方，並被迫在其他部落中尋找結婚伙伴，並被隔離了 5 萬年。當那樣的時代結束時，可能仍有 260 種語言，它們的詞彙和語法各不相同，但法語和英語現在可能在發音上會非常相似，以至於我的妻子不會再為我蹩腳的法語而覺得丟臉。台灣原住民和澳大利亞人使用多種語言可說是代表了整個人類歷史的常態；而我們這些在單語大國長大的《自然雜誌》讀者則可說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異數。



圖 1：南島語系的地理跨度。除了新幾內亞的巴布亞語和鄰近的幾個島嶼除外，此語系包括西起蘇門答臘島、東至復活節島的所有太平洋島嶼上的所有語言。此外，南島語系也在馬達加斯加和馬來半島上使用。根據本文討論的 Blust 1999 (2) 此一文獻，在南島語系的十個亞群中，有九個僅限於臺灣 (紅圈)，臺灣以外的所有南島語系語言都屬於第十個亞群 (綠色)，其中包括玻里尼西亞語 (深綠色；這裡只顯示了波利尼西亞數百個島嶼中的幾個)。(根據參考文獻 1 重新繪製)。

1. Bellwood, P., Fox, J. J. & Tryon, D. *The Austronesians: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1995).
2. Blust, R. *Symp. Ser. Inst. Linguist. Acad. Sinica* 1, 31–94 (1999).
3. Bellwood, P. *Prehistory of the Indo-Malaysian Archipelago* (Academic, North Ryde, Australia, 1985).
4. Kirch, P. V. *The Lapita Peoples* (Blackwel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7).
5. Ruhlen, M. *A Guide to the World's Languages*, Vol. 1 (Stanford Univ. Press, 1987).
6. Dixon, R. M. W. *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7).